

曲藝小叢書

讓 化 肥

鍾成修等著

曲藝月刊編輯部編



曲艺小丛书

讓 化 肥

鍾成修等著

曲艺月刊編輯部編

北京宝文堂书店

一九五九年·北京

內 容 說 明

本書包括三篇作品。單口相聲《追車》寫了一個幽默風趣的小故事，它通過一個騎車人解放前后的兩段遭遇，對比了新旧社會的不同。波詞《讓化肥》写出了农村大协作中的“全面一盘棋”的思想。唱詞《釘鈕釦兒》則刻劃了一個熱情的具有共產主義風格的女售貨員。

讓 化 肥

北京崇文堂書店出版

（北京王府井大街64號）

北京市書刊出版業營業許可證出字第004號

北京崇文印刷廠印刷 新華書店發行

統一書號：10070·515 平裝16.000 開本287×1032/16 印張16

1979年12月北京第1版第1次印刷

印數30,001—45,000冊

定價（7'0.11元）

編輯說明

曲艺是文艺战线上的尖兵，它的特点是能迅速反映现实，深入群众，以说唱的形式，起着教育群众、鼓舞群众的作用。建国十年以来，在党的“百花齐放，推陈出新”的方针指导之下，曲艺更得到了欣欣向荣的发展。现在全国有二百六十多个曲种，五万以上的曲艺职业艺人，数以万计的曲艺专业作者和业余作者。他们写出了不少被艺人广泛演唱，为群众热烈喜爱的优秀作品。特别是在当前社会主义建设的大时代中，这些作品更能随时随地作为号角，而推动人们向前迈进的。

为了更密切地配合各个时期的政治运动和生产任务，《曲艺月刊》编辑部从1955年开始，将《曲艺月刊》及各地文艺刊物发表的优秀曲艺作品加以精选，按季分期编辑出版成套的《曲艺小丛书》。每册包括两三篇作品，约二万字左右。

第一套《曲艺小丛书》共计十本。这套丛书以歌颂总路线、大跃进、人民公社的作品为主，紧密地配合了当前的反右倾、鼓干劲、增加生产、厉行节约、加速社会主义建设的政治斗争；同时，在出版时，正值春节期

間，也注意了提供广大群众文娛活动的材料，以便活跃他們的文化生活。

由于我們人力有限，編选時間仓促，尙希曲艺界及讀者們多加指教。同时也請求曲艺界、各文艺报刊及曲艺爱好者們，大力支持我們的編选工作，共同把这个丛书編好。

《曲艺》編輯部

1959年12月

目 次

追 車 (單口相聲)	李鳳琪 (1)
讓化肥 (唱詞)	鍾成修 (11)
釘鈕釦兒 (鼓詞)	李福順 (18)

追 車

(单口相声)

李 风 琪

今天說的这个笑話出在我三叔身上。提起我三叔呵，他这人別的不喜欢，就喜欢自行車。一方面他是喜爱；另一方面也是需要。怎么？他人胖呀，走两步就喘，每天上下班跑路不方便！拿解放前來說吧，家里生活那么困难，他勒紧褲腰帶也要买輛自行車，那陣花了金圓券多少来着？这么說吧，二斤半！在寄卖行买了一輛旧車。这輛車除了鈴不响哪儿都响。可是他还拿着当宝贝！沒事蹲那儿就擦，擦得車圈甑明瓦亮，車胎上沾点泥他看着都不舒服！这輛車除了他誰都不准摸。有一次趁他沒在家，我偷着在院里騎了一圈，嗨，沒想到叫他給碰上了，二话沒說，抬手就給了我个胖儿拐！

“哎，您打我干嘛，我又沒騎坏！”

“沒坏？你看車胎！”

“車胎怎么了？不好好的嘛！”

“好好的？都沾上土啦！”

这车胎能不挨地吗？您瞧他爱车爱到这个份上，可是他又怕车，一看见自行车胎就发白。怎么回事？叫小偷给吓的！

因为解放前不象现在呀，那阵儿路上净是小偷，鬼子，有一天他骑着刚买的这辆车上街买烟去，到了小铺门口把车一放，心想：买盒烟就走了，车就放在身后，甭锁了，怪麻烦的。哪知道，烟刚拿到手，一回头啊，车没了！咳！这一会工夫偷车的人跑不远哪？他一看，是没跑远，还能看得见。心里话：马路上人多，我一喊他就放下了，不放下别人也给截住了。可是不行，怎么？他喊了！

“喂，站住！你怎么把车给骑跑啦？”

这一喊那个偷车的回过头来冲我三叔直招手：

“哈，老兄，你光跟我开玩笑！这车下次我再也不借给你啦。回头见！”

合着这车成了他的啦！您说走道的人听了这话谁还拦哪！不但不拦，还瞎嘀咕：

“哎，这两人是怎么会事？”

“你没见吗？人家哥俩开玩笑呢。买烟的这人把人家的車子骑出来了，人家那主追上来又骑回去了。……”

“嗨，幸亏那主有涵养，要跟我这样开玩笑我就恼了。买烟的这人他真交着好朋友了！”

啊，还有这样的好朋友啊！我三叔听了这个气呀！好，你们不拦，我喊巡警。他一边追一边喊：

“喂，抓，抓……警官！”

这是怎么啦？那陣儿，巡警你不能叫他巡警，你要叫他巡警他找着碴儿揍你，得叫他警官。我三叔怎么喊抓警官呢？他咋呀，跑两步就喘，话也说不成个了！

这巡警也怪，他不拦偷车的，拦丢车的。我三叔冲他喊，他也冲我三叔喊：

“喂，喂什么？跑慢点，看叫車碰上！”

我三叔心里话：跑慢点？再慢我的車就沒了！

“喂，警官，那人把我的車偷跑啦！”

这巡警明明看見了他裝沒看見：

“哪儿呢？哪儿呢？”

“那不是，都跑远啦……”

“跑远了就算啦！誰叫你自己不好好看車！下次注意，不注意罰款！”

嘿，我三叔心里话：我怎么这么倒霉，丢了車不算，还要罰我款！这是什么理呀！后来他一打听，噢，难怪，敢情这巡警是那个小偷的小舅子！

这輛車丢了我三叔沒死心，还想买车。可是車还没买回来呢就发愁：我說：“三叔，您別愁，这怪您怕麻煩，您到哪儿都鎖上就丢不了啦！”我三叔說：“不行，听说小偷有万能鑰匙，車上的彈簧鎖他一橛就开！就是开不开也能給你橛开！到时候再丢輛車不說，还要罰我的錢！”我說：“您既然买鑰子就別怕买套。干脆，您花錢再去打一把鎖，这鎖不用很大，比鎖城門的那鎖稍大

一点就行；另外再打一挂鍊子，这么粗，純鋼的，摺在高爐里都煉不化！到时候用鍊子把后輪一纏，大鎖咔嚓一鎖，他准开不开，砸不烂！”我三叔听完了，把眼一瞪：“混賬，挺好的車架上这挂鉄鍊子嘩嘩唧唧象上了三大件似的多难看！”我說：“这年头您还怕难看？丢不了就行！”我三叔一想，也对，就按我的主意办了。車买回来騎了三天，第四天又丢了。

怎么丢的？他光鎖后輪沒鎖前輪呀！偷車的人他大膀这儿藏着个鈎。趁你看不到，他这鈎往后車架上一挂，把后輪提起来，离地两寸高，前边两手一推車就走了！别人猛一看：他两只手扶着車把推着車在走，誰寻思他是小偷呀！可沒想到他这儿还有一只手呢，要不了怎么都管这种人叫“三只手”呢，“三只手”这詞儿就打这儿留下的！

可是当时呀，我三叔还不知道車是怎么丢的哪！丢了又不敢找巡警——他怕罰款哪！他一窩心，得了場夹气伤寒，差点儿死了！打那儿起，見了車就怕，說什么也不买車了！

現在可不同了。咱們新中国在共产党的领导下，移風易俗，提高了人民覺悟，改造了坏份子，那真是“夜不閉戶，路不拾遺”呀！这下我三叔怕車的病也好了。又想买車。要买还不要一般化的，买好的，因为生活水平提高了，去年听說咱們“永久牌”的自行車超过了英国“藍鈴”牌的，嘿，他高兴得一宿沒睡着，非要买一

輛不可！后来真买了一輛，才算称心如意。您說怎么那么巧，車剛騎出去头一天，又出事了！

那天，他下了班騎着这輛車往回走。走到食品商店門口，隔着窗子往里瞧呵，有新到的三白瓜，这么大个儿！我三叔好吃个新鮮，把車往門口一撻，进去买瓜去了，等他把瓜挑好，錢交到售貨員手里，再一想，哟，車在門口還沒鎖哪！虽說是新社会了，可还得警惕有个别坏分子呀。再說，我这輛車騎着对心思呀！想到这儿還沒等找錢就抱着瓜出来了。到門口一看哪，嘩，一脑門汗下来了！怎么，車真的沒了！

是不是有人偷了？沒有。是这么回事，就在我三叔挑瓜的时候，由店里出来一个人。这人是城东××人民公社的會計。这个同志什么都好，就是耳朵有点背。其实也不很背，反正打雷能听得見！今天晚上他們社里要发工資，他騎着自行車到銀行取款来了，取完款路过食品商店下車来买了点东西。买完了出来一看：哎呀，天快黑了，肚子也餓了，离家还有五六里地！再說社里等着发薪呢，快走吧！他把手里提的皮包往車把上一挂，一蹾腿上車了。那知道車一斜，咣噠，皮包滑下来了。他沒听見哪，一按車鈴走了！就在这工夫由打商店里又出来一个人。这是个复員軍人。这个复員軍人出門听見“咣噠”一声，咦！誰的皮包掉地下了？拣起来一看，嗨，沉甸甸地淨是錢！往前看別沒有人，就有二个騎自行車的，笮問，皮包一定是他的，就喊：“喂，同志，你的

皮包掉了！”您想，这位會計面对面还得跟他大声說話呢，离着五六十步他能听得見嗎？复員軍人越跟他跑得越快！复員軍人急了，追吧！腿沒有車跑的快！怎么办？一回头，噢，門口放着一輛嶄新的自行車，沒鎖，好！甭管誰的先騎騎再說。把皮包往車上一挂，一蹶腿把我三叔這輛給騎跑了！

我三叔可不知道呀！要是別人就好好想想，現在還能有偷車的嗎？他不，還搬老皇历，出來一見車沒了，就嚷：

“哎，車呢，車哪去啦？……”

他這一嚷車，打那邊過來個蹬三輪的：

“同志，車來了，哪儿去您哪？”

“我……哪儿也不去！找我自己的車！”

“噢，您也是蹬三輪的？咱們是同行隨您哪！”

“啊，我又成了蹬三輪的了！告訴你，我是蹬兩輪的……也不象話呀！哎，你看見有人騎着輛自行車過去了沒有吧？”

“有，剛過去，是輛新自行車。”

“對，往哪去了？”

“往南啦，您瞧，還看得見。”

我三叔撒腿就追。您想想他那個胖勁，走兩步就喘，還能追車嗎？你叫這輛三輪拉你去追也好呀，當時他急胡塗了，自己抱着大西瓜一拽一拽地跑！還沒跑上几步就上氣不接下氣了！

我三叔刚跑过去，又打商店里出来个女同志，冲我三叔喊：“同志，等等！”这又是谁？是食品商店的售货员。刚才我三叔买了瓜还没等我找钱他就出来了。这位售货员追出来给他送零钱来了。得，复员军人追那会计，我三叔追复员军人，女售货员追我三叔。三人一齐喊，

复员军人这儿喊：“喂，站住，你的皮包！”

我三叔这儿喊：“喂，站住，我的车！”

售货员这儿喊：“喂，等等，钱哪！”

瞧，多热闹！有人说了：那个会计耳背听不见，后边这三位耳不背呀，怎么也听不见呢？您听我说呀，他们仨人各人有个人的心思呀。复员军人一心惦记着给人送钱，他见前边那辆车不站住心里真着急。喂，明明看着皮包是他掉的，怎么越喊跑的越快呀！喂，八成他家出什么事了？我非追上他不可！所以我三叔第一次喊他他就没听见！我三叔一看，喊都喊不住，他急了，心里话：现在是什么社会了，这人还敢明目张胆地偷车呀！他又喊：

“喂，前边那辆车给我站住，我要喊警察了！”

这句复员军人听见了，可是领会错了。他以为过路的帮他喊前边那辆车呢！我三叔喊完了，复员军人头也没回就说了：

“别喊警察，快追上啦！”

喂！我三叔这个气呀！好哇，他还跟我要花招，我

丟車也不是一回兩回了，你這套我早見過。車要不要是小事，今天我非把你抓住送勞改隊不可！

售貨員在后邊喊我三叔，我三叔也聽見了。可是他光惦記着那輛車了，把話也領會錯了！售貨員這兒喊：

“同志，錢！”

我三叔心里話：買瓜的時候我給她錢了，怎么還跟我要錢哪？他一邊跑一邊回頭嚷：

“錢我給你啦！”

這位售貨員一听又領會錯了：什么？這錢給我了？我不認識他呀，無緣無故送給我錢干什么！噢，對了，他有急事，一急錢就不要了。不行，我是為顧客服務的，該找的零錢一個子兒也得給人家，越是人家有急事我越要給人送去！她一邊追一邊喊：

“同志，你稍站一站，錢我不要呀！”

我三叔一听火大了，心里話：你不要錢還追我干什么！這不是成心搗亂嗎！

他們幾個人這一追，馬路上走道的人直納悶。有個老太太在一邊瞎嘀咕：

“喲，鎖住他奶奶，你瞧天这么晚了，怎么還舉行自行車比賽呀！”

“喲，餓蛋他姥姥，不是又要開運動會嗎！哎，你瞧那胖子和誰賽跑哪？”

“哎呀，這人真棒呵，瞧歲數比咱小不了多少，氣都喘不上來了還跑哪！喲，手里還抱個籃球哪！”

老太太看不清，管西瓜叫籃球！

追了沒多远，复員軍人騎的這輛車快呀，一會兒就趕到會計的車前邊去了。他一調頭去攔會計的車，叭喳，兩輛車碰在一塊兒，全倒了！會計心里話：“這人怎么啦，这么寬的馬路怎么往人身上亂撞呀！算了，別計較這個，快走吧！”他扶起車來剛要走，复員軍人一把把他抓住了：

“喂，你跑啥？”“找警察？啊？你這人怎么不講理呀，是你把我撞了，還拉着我找警察？”

這時候我二叔追上來啦，跑得喘喘、喘喘直喘：“噲……車……我的！”會計也跟着看這輛車呀，一眼看見車上的皮包啦：“哎呀！皮包……我的！”复員軍人這才說：“我騎您的車，給他送皮包！这回好啦。”他一手摘皮包，一手抓車把，往兩下里一分：

“皮包歸你！車子歸你！”

會計接皮包。我三叔要接車；可是手里抱個三白大西瓜哪，這工夫那位售貨員也到了，手里舉着錢喊：“另錢找給你！”

我三叔一听，樂了，这回騰開手啦，順着聲音一回手就把西瓜扔出去啦：“西瓜歸妳！”

我三叔倒是把車接過來啦，那位售貨員同志可沒接住西瓜，啣！掉在地下啦；后頭，看熱鬧那倆老太太研究上啦：

“大姐，不是賽跑，搶籃球哪！”

“快瞧，这女同志真棒，高低把球抢过来了！哟，怎么掉地下啦？哟，这质量可不怎么样，掉地下就碎啦！”

这都是哪儿的事呀！

讓 化 肥

(唱 詞)

鍾 成 修

二月南风麦还阳，

春耕追肥分外忙，

社員們牽驢子拉馬套犁杖，

牲棚前成了市場。

在那边，一老一少頂开了咀，

四只手一齐拽住牽馬轡。

老的說：“昨晚队长分配我使这牲口。”

少的說：“又有了变化另有用場！”

老的說：“我送糞上地事重要。”

少的說：“我进城运取化肥路更长！”

他兩人各有道理互不相讓，

这時間来了生产队长张士良。

这个人办事热心劳动好，

年紀虽大心計强。

张队长上前忙制止：

“哎，你二人这样吵鬧可不应当！”